

●阡陌流年●

我的爱情故事

□戎伟智

什么是爱情?诗人裴多菲在他的《自由与爱情》里是这样描写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古往今来,无数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爱情与自由,奋不顾身,演绎出不同版本的感人故事。

在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46年前,我和我的爱人冲破各种阻力与偏见,百折不挠,终成眷属。

千里姻缘

小时候,我的爸妈常说,婚姻是人生大事,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那时,我总认为这是长辈糊弄我们的,为啥不提“一见钟情”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一个朦胧少女成长为大姑娘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上海知识青年到边疆的我,不知不觉在北国的牡丹江市林业局四道林场度过了6个年头。同时下乡到林场的六个上海女知青,已经有三人成家,离开了我们集体宿舍。还有一人施丽卿也在热恋中,就剩下我和毛建萍两人没有“着落”了。其实,在林场里也有男孩子追求过我们,但总没找到感觉,不是理想中的那个“他”,这大概就是爸妈所说的没有姻缘的缘故吧。

1977年下半年,算是个多事之秋,一是知青有回城的动向了,有关回城政策不断传来,林场里也有知青已经退返城回上海了;二是林场的曹林副场长恰巧在这时从安徽探亲回来,要给我介绍一位在牡丹江当兵的对象;三是听说全国要恢复高考了,自己想重拾书本复习,参加高考。当时心里乱成一团麻,不知如何是好。经过一番冷静思考,又与好友毛建萍“密谋”一番,决定先看对象。

原本我和他可以在牡丹江市区约会见面的,两人都方便,因为他们的部队所在地就在市林业局对面,我是林场的会计,也经常去市里办事。但为了表示自己“下海姑娘”的高贵,我和

毛建萍决定把四道林场设为“相约地点”,考验一下他对自己的耐心。

那是一个三伏天刚结束的周日下午,天气还热得很。在曹林副场长的引荐下,他从市区赶到四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共汽车通林场,所以他只好又从四道步行十多里路,浑身湿漉漉地赶到林场。看见他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当时就被感动了。

就这样,我们两个离家千里的青年人,在北国的小林场相约了。他一米七五的个头,黝黑的脸庞上镶嵌着一双不大的眼睛,但炯炯有神;一身得体的草绿色军装,显得格外精神强壮。那时,他高中毕业从学校入伍,在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由于多种原因,入伍五年既没有人党也没有提干,纯粹是个“大头兵”;但他是一位好学上进的军人,入伍的五年里,先后在多种报刊、杂志、广播电台发表了很多报道和文章。他的知识面较广,有一定的文化功底,他那健谈幽默的话语,时不时把我逗笑。我在心中默想,这不就是我理想中的那个“他”吗?

很快,我们两人确立了“朋友”关系。虽然一个在市里,一个在大山沟里,交通不便,约会很少,但是我俩每周都有书信往来,字里行间充满了暖暖的爱意,情意绵绵,相互鼓励,共同上进。

他,就是我现在的爱人——李明朝。然而,事情的发展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结婚风波

1977年12月,他征得部队同意后决定退伍。作为一名超期服役而且年龄偏大的“老兵”,部队首长特别关心他的个人问题,先后为他解决了党组织问题,破格批准了他和我的结婚申请报告,打破了战士不能在驻地找对象的规定。

这在林场和上海家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林场的上海知青得知此事后一片哗然,有的不理解,有好友劝过我,知青上都要返回上海了,你还在这里找对象不是自找苦吃吗?那

小李又不是“四个兜”的军人干部,能有啥好前途?各种议论和劝说纷至沓来。我的上海家里也是议论纷纷,除了父亲支持外,都反对这桩婚事。但我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决定将这一生就交给他了。

1978年3月26日,我俩在当时的牡丹江郊区铁岭公社领了结婚证。4月,他正式退役。6月,在林场好友张宪莲父亲的帮助下,小李被安置在四道林场,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林业工人。“是金子,放在哪里都闪光”,小李在林场要求上生产第一线,跟着上海知青老乡王定鑫上山搞森林调查,跟着老工人王俭学采伐、抡大斧、使油锯。他不怕吃苦,积极肯干,时不时在《牡丹江日报》上发表小文章,很快就受到林场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年底就被选拔为政工干事,团支部书记,以工代干,从预备党员转为了正式党员。年底,我和小李一道回家准备筹办婚礼了。

1978年,我们两人还是喜事连连的。那年冬天,同一趟列车把他送回安徽蚌埠,把我送回上海。婚礼定在小李老家安徽凤阳县门台子乡倪家岗村举行,日期定在1979年春节的正月初八。

小李家在当地是大户人家,家人大都在外地工作,他父亲在1949年后还当过村长,在当地是德高望重的老军属。为了给这个最小的儿子办婚礼,家里盖起三间大瓦房,婚房置办了当年很时尚的高低床、尼龙蚊帐等家具和生活用品,这在那个年代是件了不起的大工程,让左邻右舍“嫉妒”不已。年初五,家里杀了一头猪,搭起帐篷,请来厨师,支起了锅灶,发了上百封请柬,万事齐备,只等我这个新娘进门了。

就在小李家忙得不亦乐乎之际,我家却闹得不可开交。亲戚朋友都不同意我去安徽结婚,给我摆出了很多可怕的后果和理由。一句话,就是不能“上当受骗”,一时又弄得我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更离谱的是,就在婚前一天,“热心”的大舅背着我,竟给小李家发去一份

电报,称婚礼不能如期举行。

小李家接到电报,一时乱了阵脚,这咋办?请帖都发出去了,猪也杀了,厨师也请来了,新房也布置好了,新娘突然变卦不来了,这不是诚心耍人吗?据说我婆婆当时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小李也气得直跺脚,连忙跑到邮局拍电报,质问我为啥这么做。

我把事情说给父亲听后,父亲气得把我大舅臭骂一通,立即叫我再发电报告诉小李,婚礼如期举行。就这样,在我父亲的大力支持下,我冲破种种阻力,第二天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下,终于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当日中午步入了婚姻殿堂。我和小李终于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夫妻。

一场风波过后,我和小李的爱情终于有了结果。这是爱情的力量,也是爱情的硕果。

幸福美满

结婚后,我俩生活幸福美满,恩爱有加。“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和我爱人的婚姻就验证了这句话。

婚后,我俩又回到了牡丹江市林业局四道林场,领导把已回沪知青腾出来的房子分了一套给我们,我俩在那里又奋战了一年多。

1980年,我和爱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曾经上山下乡,奋斗生活了九年并获得爱情的牡丹江市林业局四道林场。2月,爱人调回安徽,分配在滁州日报社工作。他勤奋好学,在职期间考取了首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报社一直从事他喜爱的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记者、编辑、主任编辑,现已退休,还在小区业委会忙碌着。我在林场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后,同年8月也随爱人调入滁州市新华书店财务科工作,在职考入安徽财贸学院财会专业,并且入了党,2008年退休。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远去的知青生活,永远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豪迈的告诉晚辈,我们这一代人不负韶华,完成了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诗韵潮声●

板石岭纪行(组诗)

□贾鸿彬

时光的褶皱里
板石岭静静卧着
像一卷未读完的旧信
藏着硝烟与星火
这是红色的土壤
每寸都浸过热血

谭震林驻马岭上
新四军的枪声,惊醒沉睡的山谷
故居的墙很硬
斑驳是岁月的笔迹
每件旧衣,每页粗纸
都记得信仰的温度
在风里微微发烫

硝烟终于散了
板石岭早已长满新竹
溪水在竹林间轻吟
只有纪念馆的照片
还闪着年轻的光
如今岭上很静
古老的桂树苔痕斑斑
秋风经过林间
轻抚着芬芳的月光
与桂树常忆,军歌嘹亮

星语

暮冬轻轻走过山脊
早春在竹叶尖试探温度
古桂树摇落陈年余韵
每片叶子都记得月光的来路
天空铺开青色的信纸
竹海在夜里沙沙写字
邮寄给未眠的星星

家发镇的招募令被风传阅
空房陆续亮起新灯
有人携古琴来赴桂花的旧约
有人用染布接住滴落的星光
此刻北斗倾下光瀑
我在房车的天窗承接

惠向梅指着东南方
那是我的星座
移居时随我一同落进土壤
她种面包窑,栽垂丝梅
鲁邦种在陶盆静静呼吸
麦香漫过篱笆时
整片竹林都变成柔软的面包胚

锅瓷人杨晓明摊开手掌
瓷片与星芒在掌心相遇
他说裂缝里能看见银河
金色的细线正缝补碎掉的月光

俞冰的画笔蘸满夜色
在窗玻璃上描摹星轨
逆清弋江而上
把城市灯火折成纸船
放进山涧

我坐在房车中央,听星星在梦中呢喃
每颗星星都熟悉而陌生
因为它们是尚未命名的村庄
在古老的板石岭上,缓缓转动古桂的年轮

古桂公园

清溪转过山坳时
板石岭正数着年轮休憩
毛竹松开抱着的风
递出两行鹭鸟的踪迹
二百八十七棵古桂树
其实是二百八十七页族谱
摊开在山岭的斜坡
金箔压制的字迹间
南宋的雨尚在发育
明清的霜刚刚凝结

走出月宫的吴刚,背负桂花酒瓮
醉倒在毛竹林中
竹缝接住的月光太轻
只能盛三五粒飘坠的星
而整座月宫正在变软
顺着桂香往下流淌

冬笋在土层下翻身
碰响了八百年前的陶埙
嫦娥的衣袖太薄
拂过石阶就长出云纹
那些来不及收拾的絮语
在竹鞭间悄悄走动
成为根须下,嫦娥与板石岭古桂的传说

●生活札记●

带孙子贴春联

□宋成忠

春节贴春联是一项传统习俗,承载着辞旧迎新、祈福纳祥、丰庆有余、幸福团圆的文化内涵。

马年春节,因为儿子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家务,贴春联的“重任”便落在了我的肩上。好在已经十岁读五年级的小孙子好奇心强烈,兴趣浓厚,积极要求和爷爷一起贴春联,我当即抓住这个爷孙俩既能互动又可体验年味的有利机会,因势利导,欣然接纳他加入我的队伍。于是,我们俩于除夕上午便投入到紧张的贴春联工作中。

首先,我用温水湿布带孙子擦拭门窗,除去污渍,拂去门头灰尘,确保门窗楣干净无异物,这样才能让春联贴得牢固。“爷爷,过年为什么每家每户都要贴春联?”小孙子不解地问道。我连忙表扬他:“你问得好!”于是便以讲故事的形式,介绍了春联从“桃符”演变而来,以及它所寄托的驱邪避凶、祈求吉祥的美好愿望等内容。

“哦,原来是这样。”说罢,我和小孙子铺开春联,在门上比画好预贴位置,我负责粘贴双面胶,他负责撕揭外表保护膜。双面胶布点完成后,小孙子手捧春联递给我。就在这时,他又提出了个问题,问手中的两副春联怎么个贴法。我接过春联,边张贴边讲解,从春联由上联、下联和横批组成,到如何看最后一个字的平仄声调来区分上下联,不厌其烦,一一讲清。我张贴,他协助,他还一本正经地站在后头,负责上下左右高低水平校正。

家里两处春联贴妥后,我领着小孙子面对大门,一一教他认知上联贴右边、下联贴左边的正确贴法和读法。“贴春联还有这么多规矩呀。”看着他有所领悟的样子,我顿生“教学”成功的小确幸。我们俩往后退几步,确认春联平整完美,相互击掌祝贺。

“马力全开红运到;春风送福喜盈门”“金马贺岁年年好;宏图大展步步高”……小孙子读春联时兴高采烈,可爱的脸蛋上满是幸福感和成就感。

接着我又领着他回到室内,在门窗玻璃和橱柜门上正贴倒贴“福”字,教他理解“福临门”“福到了”的吉祥寓意。

家住同一个小区的孙子大姨临时外出。于是我和小孙子贴好自家春联后,立马转场来到他大姨家门口。小孙子说:“大姨很讲究,我们要把她家的春联贴得更端正更好看。”

两家春联贴妥,我与孙子手牵手并肩而立,欣赏着共同完成的作品。春联红纸上的金色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不仅装点了家门,更将家人春节团聚的喜悦,对马年新春的期盼,以及爷孙俩贴春联默契合作的幸福感,烘托得淋漓尽致。那一刻,浓浓的年味与温暖的亲情,在爷孙俩贴春联这一传统习俗中,得到了最生动最亲切的体现。

《芦花夕照》
盛近报

●桑梓留痕●

老戏台的余音

□陈松

村口的老戏台是突然坍塌的。那根雕花的台柱斜插在晒谷场,像被谁折断的肋骨,灰扑扑的断口处,还沾着去年的蛛网。我蹲在台基旁,指尖蹭过青砖缝里的苔藓,突然想起三十年前,这里曾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

那时的戏台是木结构的,飞檐上蹲着褪色的石狮子,风一吹就簌簌掉漆皮。夏夜开戏前,台下早挤满了人,竹椅、马扎、小板凳,摆得密密麻麻,连石阶上都坐着摇蒲扇的老太太。我总被父亲架在肩膀上,视线刚好越过攒动的人头,看见幕布后晃动的水袖,那是一截截雪白的绸子,裹着旦角们甜糯的唱腔,从檀香木的戏箱里飘出来,混着台下炒花生的焦香,在晚风里打旋。

最难忘的是《穆桂英挂帅》。老生的髯口扫过台沿时,台下的孩子们就跟着起哄,有人把瓜子壳扔得老高,落在前排大爷的草帽上。我攥着父亲给的橘子糖,糖纸在手心攥得发烫,直到穆桂英的马鞭“啪”地甩在台面,才跟着人群拍手叫好。那时的锣鼓声是能震落槐花的,铜钹相击的脆响里,连晒谷场边的狗都支棱着耳朵,尾巴在泥地上扫出半圆。

后来戏班散了,幕布被雨淋得发霉,台口的红灯笼也换成了塑料的。再回村时,戏台已被改成杂物间,堆着生锈的农具和化肥袋。有次看见王婶在台沿晾衣服,竹竿横着穿过

原本挂幕布的铁环,湿漉漉的衬衫在风里晃,像面投降的白旗。我问她不觉可惜吗?她笑着拧干裤脚的水:“搁这儿晾衣裳,晒得匀实。”

前年返乡,发现戏台被水泥封了顶,成了村里的快递代收点。玻璃柜台后,老板正用扫码枪扫包裹,电子提示音“滴”的一声,惊飞了檐角的麻雀。我买了一瓶冰镇汽水,靠在水泥台面上喝,突然听见远处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混着车载音响里跑调的秦腔——隔壁村的红白喜事班子,正在给葬礼暖场。

汽水的气泡在舌尖炸开,我望着戏台顶上新装的太阳能灯,忽然想起小时候,戏班散场后,总有个拉二胡的老头坐在后台抽烟。他烟斗上的火星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颗不肯睡的星星。那时我以为,戏台的灯火会永远亮着,就像以为童年永远不会结束。可现在,连那星星似的火星,也早被时代的风,吹得没了一点影子。

